

牛——馴良堅毅的動物

到過蚡蛇灣露營的人都應見過那羣流浪的動物——牛羣。牠們在營地的保護上立了不少功勞。可是，牠們也是最愛搗蛋，最不客氣的流氓。也許由於耕地荒廢，無所事事，又吃不飽，所以野營客成了牠們「光顧」的對象。

上一年暑期，我們在上高寮露營。下午，空營往沙灘上游玩。回來時，營地變得滿目瘡痍，原來剛經牛隻「洗劫」。牠們推倒廚架，翻塌營幕，把我們三十餘人的糧食吃去大半。連背囊中的米包也翻了出來，吃得滿地狼藉都是米粒。我們回來時，牛隻還未「散水」。我急怒之下，拿起長棍追趕。一隻押尾的大牛從容鎮定，口中竟咀嚼着一大塊牛肉！眼裏露出憤恨的神色——我從未想過在含情脈脈的牛眼



上會露出兇焰來。心中一軟，也不再惡形惡相地追趕了，任由這羣「慣匪」自動離去。自己心中反而不安起來，定下神想一想，這幅耕地

原本就是牠們的，我們來喧賓奪主，損失雖大，又怎能怪牠們呢？何況這羣勤懇的動物，一定並不甘心做「無業游民」的，幾年來受我們一羣羣過客的氣焰也不少了。野營者有時甚至不止驅趕呼喝牠們呢！幾年前，就曾見到一隻小牛殞斃洞中（似乎被追打惶急墜洞的可能性甚高），母牛徘徊營地，哀鳴徹夜，也真教人心酸。

我對這種馴良的動物既同情又尊敬，牠們任勞任怨，剛毅木訥，勤勞善良。數千年來都是人類的助手，大地的朋友。牠們也是旅行家，無論高山峻谷，都有牠們的踪跡。蚡蛇光頂可以見到牛糞，一些人跡不至的溪谷中時常隱約有牛路。牠們是這樣地依戀大地，和人類初無二致。今天，人類背棄了大地，文明的世界裏，人類把自己迫進慾壑之中，也把這羣動物迫入絕境！

牠們還是固執地依戀大地；牠們是多麼值得我們同情和尊敬啊。

悔不濯足裂帛湖——談意氣與犯險

明朝袁中郎有一篇文章，寫他一個以豪爽自居的友人，於春寒冰解的季節裸體跳足入玉泉山，濯足裂帛湖。後來因受凍得一腳痛病，自悔昔年意氣。袁中郎以為世上豪爽事，亦多數如裂帛湖濯足而已。我以為中郎之言既迂，其友亦非真豪爽之士。當日濯足豪舉，正不知有多少人恨不能同入裂帛湖呢。此人既自認豪爽，當亦自知所付代價不少，如何稍罹病患，又自後悔起來？世上真豪爽者，自必獨立其行

，不求聞達，義無反顧。他們既行其所好，亦自必終身不悔。所以中郎不及其弟中道遠甚。袁中道少年任俠，糾卓不羣。在寄祈年一文中，他曾說：「大丈夫既不能為名世碩人，洗蕩乾坤，即當居高山之頂，目視雲漢，手捫星辰，必不隨羣逐隊，自取羞辱也。」這才真是豪傑之言。想來，若中道知道他兄長的友人有裂帛湖之行，一定踴躍參加呢。

但話得說回來，世人或為「好名」，或因意氣，每每強作豪情壯舉而無視後果者，無日無之。這類「豪爽」行為只屬愚行，與真正喜愛冒險犯難者無關。筆者記憶中亦曾有自悔意氣用事的事。記得有一年，與友翻過白雲山抵流水响水塘。塘尾一壩下臨深谷，闊僅容足，毫無遮欄。友人打賭我不敢面合橫行來回壩端一次。當時自負勇氣過人，於是毫不遲疑，立即「表演」。本來來回壩面，亦甚從容，可是，面谷橫行，心理威脅甚大。至中途，山風推背，心盪神迷，雙腳竟不自禁發起抖來，軟弱無力，彷彿谷底有一股無形吸力，使人搖搖欲墮。心中後悔萬分，勉強鎮懾心神，回到平地，遙如萬里。經此之後，不敢再自誇膽大，更不願再作意氣之舉。然而筆者愛冒險犯難堅持到底的心性卻從來沒有改變。

十多年前，旅行界有所謂「大三塘連走」、「小三塘連走」、「九塘連走」等節目。當時約了幾個少年友伴，朝發薄扶林，想在一日之間將港境十一個水塘「一網打盡」。可是，由於路不熟，天氣又熱，幾個朋友於中途陸續捨我而去。我為了堅持到底，對他們誇口說：「不到目的地，誓不回來！」翻過鯽魚涌坳，天已入黑，找到金督馳馬徑的入口時，月黑風高，山下華燈都已隱於山背。在陌生的山徑上踽踽獨行，風搖影動，鬼聲咻咻，草木皆蛇，樹影如鬼。飢餓、疲倦、惶恐和困惑，對於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人來說，實在是一次莫大的考驗。很不容易，見到翻着波光的七姊妹水塘時，心情激動莫名，才感到雙腳疲楚無力，面上肌肉麻木僵硬，全身冰冷，整個人就伏在公路旁的石階上啜泣起來。大約過了半小時，才能勉力站起，步下北角，對街一座戲院正上映「英雄本色」，霓虹燈管閃耀着這四個大字，彷彿歡迎着我凱旋歸來。後來和「半途而廢」的朋友談起這段經歷，在他們的眼神中，我肯定知道他們都正自「悔不濯足裂帛湖」呢！

BY APPOINTMENT TO
HER MAJESTY THE QUEEN
RIDING FOOTWEAR MANUFACTURERS
G. T. HAWKINS LTD. NORTHAMPTON

OUTDOOR GEAR
Sole distributor:

Hawkins
OF ENGLAND

探鶴岩奇洞

鶴岩外望



一九七九年十月廿六日

●舊侶●

青洲島在清水灣半島以東，遙對大欽門，除了右前方有個九針草島以外，視野空闊，只要海面起了點東風，長長的波浪就會從毫無遮攔的外海湧來。在島向東這一邊，激起陣陣浪花，更不消說狂風巨濤的日子了。島的面積不怎麼大，直徑不會超過五百呎，高度大概也在

三百呎左右吧！沒料到這麼一座小島，卻藏着個奇奧難測的鶴岩洞。該洞由南向北貫通，深入達三百呎以上，幾乎將全島貫通，探過洞的先驅通過報章加以宣傳，立即震動了旅行界中的愛好探奇者。我們不甘後人，在十年前的夏天某日，組

織了個探岩小組，揀一個其實並不十分理想的日子，打算一窮這驚險奇詭之境，為他日組隊前往開闢途徑。我說日子擇得不理想，是那幾天海外風訊頻傳，雖則離港尚遠，但對本港風力和浪潮兩者不無影響。探鶴岩要求的是風平浪靜，尤其絕對不能吹東風，出發時卻有輕微

的東風吹拂着，看來時機確實有些不適宜，然而船已約好，隨便改變又怎麼行。

男女二十一人，上午十時在西貢碼頭登上一條救生艇，再在橋咀洲換過較大的船隻以及拖着兩條舢舨，掠過西貢海的小島，經過牛尾海的廣闊海域向遙遠的南方駛去。天氣本來是好的，山山水水一碧如洗，海面反映着最早的陽光，也將熱度輸送過來，領隊叫人檢查好備用的物件，泳具、蛙鞋，最低限度也要有一支足力電筒作為照射洞中黑暗角落之用。

船行個多鐘頭，逐漸接近該島，心情相應漸見緊張，包括我在內泳術不精的人，所顧慮的是進洞之後會不會發生意外，甚至能否進洞還是個問題，至於精於此道的，則早就磨拳擦掌，準備攪它個天翻地覆了。不過，也不能說這伙人全無顧慮，有人想到碰上毒物的驚險場面，在那沒有晝夜之分的暗洞中水下，一條惡魚，會將你拖入龍宮，一條海蛇，會將你送上極樂世界。

有誰提到他在南丫島張仔洞裏碰上毒蝎的事情，洞壁上一對對發光的眼晴，聽起來已夠使人害怕，何況處身在數百呎深的水邊洞穴。

有的人則想到另一種危險性，聽說洞中有歧途，走錯了路，豈不是永遠回不了家嗎？這種種的胡思亂想，不管假與真，其結果是增加了緊張氣氛，叫人忽略欣賞沿途的景物，其實船程所經，島嶼成羣，各有各的姿態，濠洲洲，吊鐘洲以及糧船洲以南的島羣早就遠遠落在後頭了。現在是光禿禿的巔刺排，然後遙望着大海中浮動的果洲羣島，海天舒展開來，十

二時餘抵達青洲。

我端詳一下這座即將征服的島山，上端小樹長草，長得相當茂密，其下則露出大片烏沉沉的岩石，似乎由一整塊堅硬的岩石所構成。接近海水部份，岩石崩裂成長條狀，和東海其他島嶼的海蝕狀況相同。

船駛島南，鶴岩洞赫然出現，我見過的海蝕岩洞不少，因此也不覺得太大的出奇。洞分兩個，一如友輩所述，藏在一小片下陷的峭壁間，驟看並不怎樣高，兩旁連着向外伸出的石排，右邊一部份半陷水中，激起陣陣浪花，由於海水來往扯動，這些平伏水中的石排危險性頗高，石面佈滿貝殼，也給鑽洞的人帶來相當威脅。此時驕陽高掛，藍藍的海水深不見底，看得久了，覺得遠海和山，這漩渦和岩洞，這深不見底之中的某個地方，都是整個恐怖機體的各個方面，是造物者有意安排它們來對付那些不知天高地厚準備闖入的人。於是若有兩陣對圓，行友站在船頭和岩洞相向，我不知他們腦袋中有何想法，但我很了解他們的作風，事到臨頭，就算眼前擺着刀山劍陣，也要鑽他一鑽，何況不過是海蝕洞一個。

領隊一聲令下，八個人立即分乘兩條舢舨，肩負着探路的使命向那個深幽莫測的洞穴，我們大聲的呼叫和揮手，真正像送別開上火綫的征人。在將近進洞的幾分鐘，我們都看出，這確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之事，小艇受到潮水來回扯動之力躊躇不前，一葉扁舟，和利劍似的石排，和巨獸似的洞口比較，顯得多麼渺小啊！我們可以聽到它碰在岩石上拍打的聲響，划艇的人難於穩住船身，我眞怕他們要弄翻

，一小段水程費了七八分鐘才真正飄進洞口。據說，遊洞一次需時四十分鐘，所以我們必須量頭轉向的在船上等一個長時間，而且，要是先行者碰到甚麼意外的話，那麼此行的目的就要報銷。

雖然從意義上說他們是進了洞，其實過了很久，大家仍然看不到小艇在光線不足的洞口內側碰個不停，直到進入較窄的內門，艇和人，才告從人們視線中消失了。繼而是幾下閃光，看到這番艱苦掙扎的情形，我頗為他們的成功率擔心。

我們在船上的，其實同樣受到了苦楚，船身隨着波浪起伏，最是令人感到暈眩。而船後機件噴出來的一死氣一倒捲入艙，則叫人氣悶欲吐，幾個女孩子早已暈睡在地，我差點沒將胃裏的東西倒出來，一方面又害怕去不成，忽然，洞中又見到閃光，不久兩條艇一前一後碰撞撞的划出來了。撐到近處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「亞釧」，他面如黃紙，顯然暈得不可開交。

一個精壯的小伙子尚且辛苦成這個模樣，其困難程度可想而知。其他人也都面色蒼白，聽聽他們的描述吧：洞壁巖巖濕濕，水道寬窄不均，那如雷的濤聲，發於深不可測的內洞，令人心膽俱戰，領隊立即提醒後進者要加倍小心，情勢似乎很緊張，然而事在必行，不久之後，我們等第二批人馬已經來到洞口的位。

迎面是花斑斑的岩石，千萬顆銳利的貝殼，使它變成了狼牙棒之類的利器。水鏡下面的海胆有若神秘的黑花，水面則飄浮着大片令人噁心的垃圾，進洞的時候，還得遭受一陣由石

縫洒下的泉水的洗禮，幾乎弄濕舉機者的鏡頭。

抬頭，洞頂約莫四五十呎高，崩裂成不規則的條狀，看來結構相當堅固，洞壁也都是式的凹凸不平的玄武岩，連着高低無常的洞頂，在微光暗影之下，像是萬斤重閘壓向心頭，精神上感受到無形的負荷。

潮水一刻不停的來迴激蕩，我們只好拚命推開洞壁以減少碰撞。洞口以內有塊比較寬闊的地方，形成一個小湖，然後衝進一道窄門，僅僅可容小艇駛過。此時陽光外邊猛烈，從裏往外望，黑暗和光明強烈對比，為之眩目生輝，但水道內則必須亮起電筒了。

由千萬萬年潮水衝擊或其他不明的自然力量開闢出來的通道，其特點是參差不齊，毫無規則可言。那壓在頭上的洞頂，高低的差別很大，有時直往上升，估計高達六七十呎，變為巨大的窟窿，電光射上去灰濛濛的，泉水一滴一滴從這些窟窿滴下來，不教你不心寒意冷，這段甬道倒是容易推進，不久厄運來了，一塊礁石，半伏在通道右邊，離水的部份像一個倒覆的鐘，剛剛擺在正中。

此時潮水小退，石時而沉在水下呎來深，時而挺出水面，石的左邊，讓出了兩三呎闊的一段狹道，這就是考驗技術的難關，駕駛的梁拚命將小艇塞進去，但談何容易，好幾回，小艇被潮水抬上礁石，艇底發出刷刷之聲，傾側得幾乎要翻轉，正在進退失據之際，終於趁一個高浪滑過了關。

這個洞，有一條倒轉的歧道，正好從礁石的旁邊開始，望進去一片漆黑，不知其極，只

約略看出水面上浮着大片東西，現在洞頂高得看不清楚了，好像要穿山而去，同時開始聽到那悶雷一樣恐怖的潮聲，像是有誰在裏面爆發了炸彈，整個洞隱隱在動。使人懷疑洞壁能否受得住打擊坍一片下來。我想看清聲音的來源，卻一無所見。舟人頗速，不久梁停棹不前，他說現在差不多到達洞尾，我用電筒照了又照，只見岩層掩映，好像不怎麼深，但又似乎遠得使人不能窮視。潮動舟搖，益發視力不清，彷彿面對一個不屬人間的境界，就回舟而出，登上了船，有如發了一場奇怪的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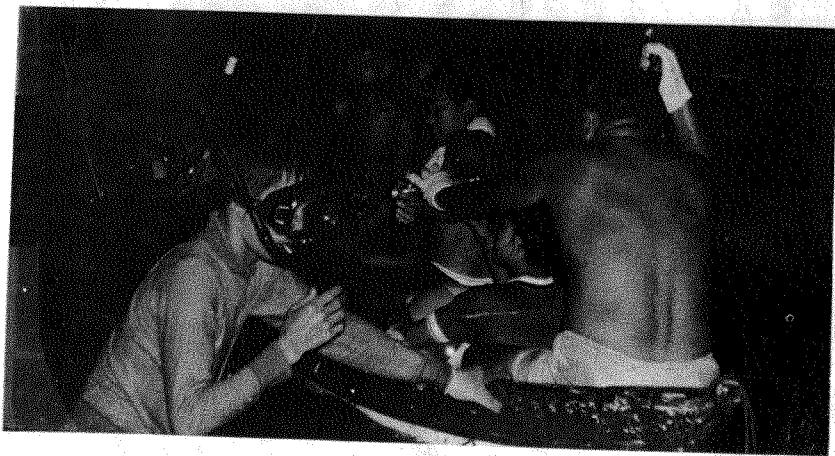
等到第三批的人也作了個來回，大家談起來，總覺得沒有踏上洞尾是件憾事，領隊綜合眾人的意見，決定組織登陸隊，作窮探全洞之舉，這次我又參加，兩個潛水人隨艇進入，像兩條魚。

由於潮水下退，一部份礁石完全露出水面，因此困難更多，把艇的姓黃朋友總是不由自主的將艇划至右邊連着礁石的位置，每當巨浪湧來，不但無法前進，反而打橫擱在礁上，四個人的負荷本來不輕，這樣的一再傾倒，不禁險象環生，但是我還沒有想到要翻艇的事，又一個潮湧將橫擱的艇往下扯的時候，我們立即感到情形不妙了，艇身驟然向右一擺，僅僅沒有翻倒，耳中聽到有人慌張的喊叫：「小心！」跟着，一個浪將艇身掃過一邊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洞內浪潮倒扯，只覺得一股大力從我們右邊推將過來，腦子裏還沒機會轉過另一個念頭，伴着幾下短促的驚叫，最後射進眼裏的是海水，傾而進，腳下驟覺一軟，身上一片冰涼，兩手本能的亂划幾下，不知怎樣已經站在水下

一塊石頭上，手中仍然拿着電筒，沉船的「悲劇」就這樣發生了。

此刻不知是冷、是驚、還是昏倒，一時說不出話，然後才真正注意到當前的處境，

潛水人救起覆舟者



過來察看，至於搖在前頭的那條艇，似乎渾無所覺，一心探窮竟奧去了。

現在我全身濕透，冷得發抖，另一個姓王的不斷驚慌打戰，那條灌滿水的船在眼前飄，我伸手抓起兩槳，看潛水的人將電筒、鞋、蛙掌等一樣樣從水底撈上來，水實在非常污穢，水面飄動的，水裏飄流的，無不令人反胃，幸好還沒有想像中的惡魚海蛇呢！兩個潛水的幾次想將艇內的水弄掉，總沒成功。艇順着水勢浮到歧道之前，那分洞，是個絕對漆黑的窟窿，不知有多深，正張開口懸在我們左邊，死寂無聲，好像要等機會擇人而噬。

分洞的右邊，洞外陽光經過幾番曲折，變成白灰灰的影子，從水面上反射過來，不但沒有增加洞內光明的氣象，反而使周圍更加神秘怕人。大浪間歇湧入，經窄門一束，力量頓時大增，沉重的撞到四個受難者身上，簡直要將我們從棲身之處掃開，我們只好緊靠洞牆，皮膚擦損也在所不計了。好幾回，浪幾乎高過人頭，然後在洞內深處發生駭人的聲響，我忽然想到，經這麼一攪，洞簫自然又去不成。

前艇已經探罷回程，我們將一個過份害怕的和艇中一人對調離開，仍舊是四個人，耐心的靜待空艇來接。巨浪從來不給我們喘息的機會，若非水中有人來回的游，難免有孤立無援之感了。

梁再一次划到我們跟前，這已經是他進洞的第四次，這一次是為了救援「難胞」，同時也結束了這一次的探洞活動，於是一個行列：潛水者推着沉船，我們划着艇，還有個抓着浮床來看我們的，浩浩蕩蕩鑽出洞口，飄過石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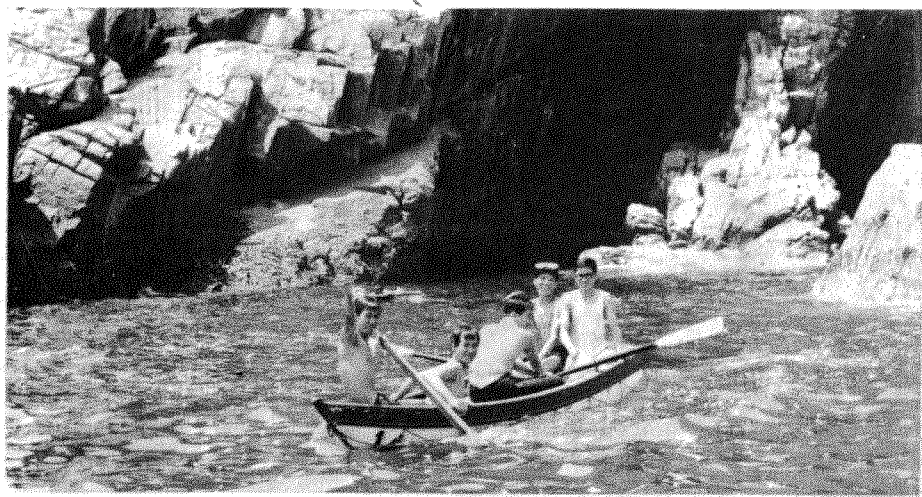
，向舷邊站滿人的船駛去，船上的人早就得知我們遇險的消息，都投來關心的眼光，在眾人的聲中，我分得出內子的呼叫。陽光耀耀，我們在洞中捱了整個鐘頭。

船上，我們忙於整理濕透的東西，我當時穿着內衣，套着鞋，如果沒有鞋，情形可能更慘，電筒灌滿了水，也許就此報銷，有一位損失更慘重，相機受浸了，就此變為廢鐵也不出奇，其他的人在大量船浪，一個個面青唇白，我危險既過，暈船的辛苦便生，只想及早拔錨回程。

事有湊巧，船錨竟陷在石縫中拉不出來，幸得一位姓姚的「水怪」潛下海去將它拔開，這裏水深達四十呎，在這個深度操作，就算習慣於海上討生活的船家，也自認弗如，他還進洞將最後一件失物執起，三時餘離開，本來有訪果洲或破邊洲的打算，此時興意蕭然，自然是不去了。領隊叫船家改駛西灣，頭上烈日如焚，兼以暈船，怎不辛苦得要命。

幸而西灣清冽的暖水很快消除了身上的困頓，一番暢泳，探洞的驚險也告雲散烟消，這也難怪，光天化日之下，有誰還去理會那水不見天日的地獄之門呢？

這天尚有一些麻煩跟在後頭，參加探洞的人如果看到這篇憶舊文章，大概會勾起那條不斷發生故障的船吧！它早上好端端的，到了下午，機件就不斷出事，修了又行，行不久又修，勞動過好幾條友船拖拉，從六點鐘落西灣回航，直攪到接近九時，才在夜色朦朧中擠進西貢碼頭，成為探洞之舉的另一個插曲，但人已疲憊折得身心俱疲了。



脫險歸來，最右一人為本文作者

首先必須感謝上蒼預備了救命的措施，在沉舟附近，岩壁從水下伸過片小小的礁石，剛好站幾個人，其餘深不見底，叫我們免受滅頂之災。

兩個隨艇而人的潛水人發覺這邊出了事，